

# 谭国故城——城子崖

我处心多年，寻觅着先祖的来龙去脉，试图探索谭氏五千年深邃之根基，以昭列祖浩荡之德业，述先泽传世之源远，续苗裔绵长之嗣序。

从泉城济南出发，汽车沿着济青公路东行四十分钟后，进入龙山古镇。越过龙山，顺着济青公路放眼望去，眼前是一片高出地面三到五米的台地，其外观状如城垣，原来这就是二千六百年前的古谭国古城——城子崖。

据《姓纂》和《姓谱》记载：『谭国在济州平陵县西南二里。』这是指谭国都城所在。古谭国位于今山东省中部，南倚泰山山地北缘，北临黄河（古济水）南岸，隔河与济相望，西至长清县西黄河右岸的广里，东至长白山与邹平、临淄为界。周代的谭国四邻：东为齐国，南为鲁国，西为卫国，西南为遂国，北隔清河（今黄河）为燕国。谭国『盖青济之喉襟，登泰莱之要冲』。前探群山，蜿蜒其南界为屏障；后揽河泽，北扼滔滔黄河之天险，素为战略要地。

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作宾先生考证：『城子崖，即百战不殆谭国之城，谭建国在商纣之末叶。』徐北文著《平陵城上雨丝丝》认为，城子崖到了商代，即建立了国家——谭，并由社会的居民点发展成为一座城堡，修筑了城池。顾东高著《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和《城子崖考察报告》均认为谭之立国是在商代。

谭国古城，古史记载繁多。《春秋庄公十一年》杜预注：『谭在济南平陵县西南。』今城子崖在平西南两公里处。《齐乘》：『东平陵在济南七十五里。春秋谭国，齐桓公灭之。古城在平陵西南，龙山镇相对。』城子崖隔武源河与龙山镇相对。《水经注·济水》：『关芦水来源马耳山，北经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与武源水汇合，水出谭城南平泽中，世谓之武源泉。北经谭城东，俗称之有布城也。又北经东平陵县故城西，故陵城也，后乃加平，谭国也。』武源水从发源至入巨合水，流经不过十余里，而滨河古遗址平原，巨合皆在其北，南则仅有城子崖，可见是谭城非城子崖莫属。这记载说明谭城位于武源水与关芦水之间平陵城西南，隔关芦水与龙山镇相对。现武源水已干涸，河道已整平，但从附近整体地貌上看，仍然依稀可辨原河道走向。谭国故城遗址，宛若城垣，残垣残壁至今矗立在沃野平畴上。

谭国故城的具体位置，不仅见载于官方的大量典籍、方志，也见载于民间收藏的各地《谭

氏族谱》之中。

城子崖是一处高出平地三至五米的长方形台地，其外观状如城垣。故村民呼之《城子崖》。城子崖位于龙山镇东略北西倚舍小青河支流巨野河，南距胶济铁路平陵站零点五公里，东北距平陵古城三点五公里，北距商代谭鳞的早期都城零点五公里，旧济青公路东西穿过遗址。系武源河畔一隆起的台地。

古谭地是公元一九二八年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首次发现，公元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首次进行发掘，揭露面积一万五千六百平方米，整个遗址南北长五百三十米，东西宽四百三十米，墙基宽十二点一一三米，总面积二十二点三六万平方米。文化堆积是一般为四米左右。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又再次进行发掘，遗址分为上下两层，下层薄沙之上有一层黄土，黄土上层为一米左右的文化层，即为周代谭国故城遗址，史称灰陶文化。出土的豆鬲等灰陶器物，是典型的谭国文化代表。下层文化堆积，厚三米左右，为首次发现的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她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初称为墨陶文化，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在遗址周围还发现了龙山、岳石、谭国三个历史时期，长方形版筑夯土城墙叠压的遗迹，即龙山文化城（新石器时代）、岳石

## 文化城（夏代）谭文化城（商周时期）。

春秋时期谭国都城的内城址。城始建于龙山文化的早期，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经历了龙山时代全过程，并不间断的进入了夏代。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城墙的修葺不断进行，后修的城墙或压在早期的城墙之上，或紧匝在早期城墙的内外两侧。筑的城墙在遗址的最西部，墙基宽约十米，现残墙约三米，后经历年修筑，最早历层逐渐规整，其上圆形的弧底窝至今仍历历可辨。形象地反映了龙山时代筑城技术渐进发展提高的具体过程。

谭国故城丰富的文化堆积，说明了当时城内已经集居了相当可观的人口，从文化堆积的普通性来看，几乎不存在空白区，并且一些房屋紧挨城墙建造，有的就建在早期的城墙之上，这说明当时在城内居住的人口已十分拥挤。目前国内学者多认为龙山时代居民数量为五千至一万人。到了谭国时期人口发展已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从遗址的文化遗存的面积看，足可领略龙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动人风采。遗址中出土的文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构思之精巧，艺术造诣之深，皆为世人所称道。当时的谭城处于大周王朝通往东方各国的周道上，可见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放射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光。谭国都城前后使用达数千年之久，是我国第一座跨龙山、夏代至春秋使用时间最久的早期城市，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唯一始于夏代的城

市。考古界还发现，以谭国都城城子崖为中心的夏代古城，散布于周围多达三十余处，其中八万平方米以上的就有八处，这些都是谭氏的肇祖伯益执政时期的所在。至西周时期，谭国地域内共发现古遗址近百处，其中如巡检遗址、七郎院遗址、东涧溪遗址、候家遗址、马安遗址、西鹅庄遗址等文化遗存，可谓丰富至极。这些无疑对研究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时代城市的起源夷商关系、谭国历史等史学理论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古国，自伯益皇覃氏始，历唐虞以迨夏商，自周初再分封于谭后，又历三百八十余年，历史延续时间较长。灿烂的谭国文化，谭子的祖先和后裔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结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艰难跋涉中生存、延结、丰富、发展着的谭国文化，象波澜壮阔的千里黄河奔腾不息。谭文化是东夷文化渊源主干的延续，是齐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谭文化丰富、充实了龙山文化的宝库，使之似喷发不息的源头，注入了中国历史长河，谭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又独具丰姿，卓立不群。

在谭国故城城子崖遗址，井的发现印证了古史传说中『伯益作井』的记载。伯益——中国正宗谭氏的肇祖。据《史记》《左传》《竹书记年》《国语》等史书记载，『舜耕历山，伯益与

之为友。」因其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封为掌管治理山泽的虞官。他于开山劈泽，造福于民，深得民心。舜又赐他姚姬女与之为妻。后来舜将帝位禅让与禹，禹到晚年又授政于伯益，而伯益让启。伯益生活的时代是龙山文化时代晚期，井的发现，证明古史所记不误，井的发明与使用，是谭国先民在改造自然斗争中所取得的生产成果之一。并从某种程度上，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她使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开辟出一条通往自由王国的坦途。井的发明与利用，与早期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她使进入高度密集聚居区的谭国先民们，无须奔波于河流之滨，可方便地获得生产和生活用水，并使对农田的灌溉成为可能。可以想象，谭国故城当年的繁荣，与井的发明和推广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年谭国都城南为群泉平泽，东西两边紧临流水不竭的河流，却仍然普遍用井，也正说明了谭国故城人口的高度密集，生产的日益扩大和经济繁荣，更说明谭城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早期城市，从而使谭国故城的早期文明之花，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

谭文化的另一突出代表是早期出土的青铜器物《父己卤》、《父己爵》、《覃父己》、《亚中覃父乙》、《共覃父乙》等青铜器，标明了器物生产者和所有者的族氏。铭文族徽显示，覃是皇覃氏家族的徽识，这充分表明均系古谭国之器，而商代业已存在。近年，在四川都江郾流

域的彭州竹瓦街，出土了一大批窖藏青铜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已》这两行铭文，与当时的谭国青铜器铭文完全一致，据研究与殷末周初的青铜器时代相同，入藏时间当在谭国中期，这可能是谭经济文化与巴蜀古国直接交流的表现。也可能是通过西周转口而至。这些情况证明，早在殷商时代，四川盆地与中原和东方的古谭国就已有了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否则重达几十公斤的青铜器，就不能在殷周时期由谭国传入四川以至与四川本地器物一同窖藏。皇覃氏氏族铭文、族徽，不仅对研究商周时代《谭》族发展与变迁，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且也表明了到了谭国中期，青铜器物在其工艺上已推向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些数量可观的，质地精美的谭国遗物，重现了尘封三千年之久的古谭国的灿烂文明。谭国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较长，谭城周围二十余公里的范围内，远近不同地分布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同时代遗址。他们如灿烂的群星映托着谭国都城。这更说明谭国时期，已形成了由中心城市和乡邑、村落分级构成的政治地理结构和谭国政权的严密而有组织的管理体系。从而使谭子所建立的国家存在近五百年之久。

从谭城文化堆积看，下层为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早在四千五百多年前就已存在，至夏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周朝谭国建立后，这种发展又开始进入顶峰。这些出

土的陶器火候较高，胎质坚实，多采用轮制，器形规整，器壁均匀。多为光洁发亮的磨光陶和灰墨陶，也有灰陶、红陶和少量白陶，器表多素面。常见纹饰有弦纹、划纹、堆纹，镂孔和铆钉纹，有少量兰纹、方格纹和绳纹。主要器类有鼎、杯、罐、盆、三足盘和各种器皿。流行三足器和圈足器，以粗颈冲天流袋足、三足盘、高柄豆、鸟首形足的鼎、肥袋足、单耳和双耳黑陶杯最富代表性。其中漆黑光亮、胎薄如蛋壳的黑陶高柄工艺高超，为世人瞩目。陶胎最薄处仅有零点二毫米，致密坚硬光亮，敲之作金属声，以其『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坚如漆』，令人叹为观止。又以其轮廓之秀雅，制作之精妙，大大超出人们的想像。谭国故城出土的龙山时代的陶器，造型精美，气势恢宏，这说明谭国故城早在龙山时代，就集中了一批具有高超技术水平的制陶匠人。同时也反映出谭国故城具有超过一般的综合工艺技术基础，从而成为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一个手工业技术中心。

谭国故城—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社会到汉代的遗址。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把历史追溯到了一个久远的年代，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重现了谭氏先人创造的几被湮没的辉煌与壮丽。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一九六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

址』碑碣一块。一九八二年又立碑碣四块。

摘自《湖南茶陵谭氏十八宏首修通谱》  
湘潭谭氏源流编纂委员会

# 城子崖历史博物馆

据同前往的章丘市博物馆馆长宁阳堂先生介绍，一九九四年山东济南市人民政府和章丘市人民政府投资六百万元，在谭国故城址建起了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该馆系由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教授精心设计，外土内洋，独具匠心。主体建筑面积达四千多平方米。该馆座在城子崖遗址的东北角，外形似谭国先民崇拜的图腾凤鸟。远远望去，又如同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古谭城再度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既让雄浑苍茫的历史风貌引发今人凭吊古人的幽情，从中可领略龙山文化的博磊精深和动人风采。

走进馆内，第一展厅首选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反映龙山人生产、生活的巨型画面：腰系兽皮，赤裸着上身的谭国『先民们』从蛮荒的远古走来，矫健有力的身躯牵引着古老的犁铧，唱着《大东》，烧制黑陶的缕缕青烟……足以使现代人品味出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同大自然搏斗的艰辛，以沧海桑田的洗礼，耕耘创造出的龙山文化的灿烂。三千年如斯，五千年如斯，在谭国故城城子崖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永远不变的是黄河的子孙黄河的脸。

第二展厅是一个半圆型的展厅，厅内陈列着从城子崖遗址出土的文物及照片。『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的黑陶尤为瞩目。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构思之精巧，艺术造诣之深皆为世人所称道。

『第一期城子崖发掘』的展厨中，首选映入眼帘的是：第一期发掘时的现场照片和城子崖遗址发现者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的巨幅照片，以及由吴先生撰写的我国第一部考古专集《城子崖》影印本。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吴先生第三次到城子崖时，掘获了一些黑陶碎片，就是这些小碎片，震撼了国人，震撼了世界，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灿烂辉煌。

『二期城子崖发掘』厨窗，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的是：公元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内发掘的龙山、岳石、谭国三个时期的城墙顺次叠压的层位关系图，下层是建于四千五百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城，这是目前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城的南北城门，两门之间有道路连接。龙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上承大汶口文化，下启夏代文化，这一文化体系，经历了由族氏社会发展到阶段级社会，并开始进入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岁月。

中层属岳石文化层，即夏代城。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一座有夯筑城的夏代城址。而且是由龙山文化时代直接延续到夏代。层次间没有间歇。岳石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一千九百一十五百年之间。它在时间上晚于龙山文化时代，早于商代。而与我国历史上第一王朝——夏朝相当。这正是谭氏的肇祖伯益皇覃氏的封地的印证。

上层属春秋时代的谭国都城。这种情形清楚地表明，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时代、夏代和谭国三个时期的古城堆积，而上层城的重建为西周晚期，下限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废弃。代之而起的是谭国都城东北两公里的平陵城（商周时期的谭国皇家园林）。可见谭城是在西周晚期进行的最后一次大的修建。

城子崖前后使用达千年之久，是我国第一座跨龙山—夏代—春秋时代谭国的早期城市，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唯一始于夏代的城市。它对于研究龙山时代城市的起源，东夷和夏、商关系等史与理论课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三展厅，展现的是从夏、商、谭至两汉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放眼望去，异彩纷呈，从这里你似乎听到四千年前万人筑城的远古之声，仿佛看见春秋时期，谭城保卫战的刀光剑影。齐以后的东平陵城，起于春秋谭国，繁荣于汉代。平陵古城址位于今龙镇闫家村北，南

洼村西南。东西南北各长一千九百米，总面积达三百六十一万平方米。城墙至今残存。在城南部发现有房基，冶的遗址，耐火材料炭灰，红烧土、铁渣、铁石。城北有大面积砖铺地面及房基，是当时宫殿废墟。这座谭国时期的皇家园林到齐国陵城，延续到西汉的东平陵，到济南古郡的府城内，陈列着剑、戟、刀、矛等古代兵器，以及锈迹斑斑的锛、斧、犁、铲等生产工具。而一些带有花纹的砖瓦等，都足以描绘出当时城内建筑的豪华，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历史的辉煌。

第四展厅，呈现给人们的是现代龙山镇中国龙山黑陶厂、中国黑陶研究所精心设计生产的现代、仿古、古今结合的三大系列，一百六十个品种的黑陶工艺品。这些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仿古黑陶无不令人叫绝。可以想见，谭文化时代，优越的自然条件，厚实的文化积淀，富足的物质基础，安定的社会以及这种特定历史条件，所造就的谭人发达的思维能力和聪明才智，才能生产出这无与伦比的物质结晶。

谭国故地诸多文化遗存，标明了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成为今人后世『资治、教化、存史』不容忽视的珍品。

谭国故城——城子崖，如今这里已被列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城子崖这颗中国古代

的东方明珠，越过了辉煌的远古历史，继往开来，向着充满希望的明天迈进。

摘自《湖南茶陵谭氏十八宏首修通谱》

湘潭谭氏源流编纂委员会